

乌合之众

大众心理研究

【法】古斯塔夫·勒庞 著
吕莉 译

The Crowd

A Study
Of
The Popular Mind



中国工信出版集团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http://www.pitri.com.cn

乌合之众

大众心理研究

【法】古斯塔夫·勒庞 著 吕莉 译

THE CROWD

A STUDY OF
THE POPULAR MIND

電子工業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内 容 简 介

《乌合之众》首次出版于1895年，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。作者在书中极为精致地描述了“乌合之众”这一社会心理现象，准确地描述了集体心态。本书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有着持久的影响力，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合之众：大众心理研究 / (法) 勒庞著；吕莉译. —北京：电子工业出版社，2015.9

ISBN 978-7-121-26906-6

I. ①乌… II. ①勒… ②吕… III. ①群众心理学—研究
IV. ①C9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5852 号

策划编辑：张 昭

责任编辑：雷洪勤

印 刷：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
装 订：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
出版发行：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

邮编 100036

开 本：880×1 230 1/32 印张：7.625 字数：200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5.00 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，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，联系及邮购电话：(010) 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@phei.com.cn，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：(010) 88258888。

导读：

群体的时代

摘要：当今时代的发展；文明的巨大变化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；群体的当代信仰；当代信仰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；大众阶层的崛起是如何产生的，以及他们施加影响力的方式；群体影响力的必然后果；群体只能扮演破坏者的角色；衰败文明的消失源自群体的作用；对群体心理的普遍忽视；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。

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动荡，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，起初看上去尤其与政治变革、外敌入侵或王朝倾覆有关，但是对这些事件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之后发现，在那些明显的原因背后，真正的内因通常是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。真正的历史巨变不是那些让人瞠目的鸿篇伟业或者暴力运动，而是人们在思想、理念和信仰上的变化，这足以引发文明的新生。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事件，往往是隐藏在人类思想中的变化

引发的。这种重大事件十分稀少，因为在一个民族中最稳定的东西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。

当今时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型的重要时刻之一。

在这个转变的基础上有两个基本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宗教、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，这些是我们文明中一切要素的根基。第二个因素是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的产生，这主要来自现代科学和工业的新发现。

尽管过去的思想被部分地摧毁，但它依旧十分强大，而且那些即将取代旧思想的思想仍然处于形成的过程中，所以当今时代表现为一种过渡和无秩序的状态。

至今仍然难以判断，从这个必定有些混乱的时期，将来会发展出什么东西。继我们自己的社会之后，作为社会建立基础的基本思想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然而已经清楚的是，无论未来社会按照何种理念组织起来，一种新的力量都将伴随它共同发挥作用，这是一种在当今时代最后幸存下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，即群体的

力量。从前诸多不容置疑的思想今天已经腐朽或正在腐朽，接二连三的革命已经摧毁了无数权威，而这种力量在废墟上拔地而起，看起来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吸收其他力量。当我们所有古老的信念正在走向崩溃、消失，当社会的古老支柱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塌，群体的力量是唯一一种不受任何事物威胁的力量，而且它的威望还在持续增长。我们将要步入的时代确实是群体的时代。

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，促成各种事件的主要因素还是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国家间的竞争，大众的意见几乎不起作用，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它完全起不了作用。而如今，政治传统以及统治者的个人癖好和竞争不再起作用了。与此相反，大众的声音已经占据优势。正是这种声音决定了大众对君主的态度，君主们努力要做的就是留意群体的声音。现在，国家的命运体现在大众的内心，而不再是贵族们的会议中。

大众阶层进入政治生活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事实上在向统治阶层逐渐转变，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显

著的特征之一。普遍选举权的引进，在过去实践了很长时间但没有多少影响力，并不像人们料想的那样是政治权力转移的特征。大众力量的逐渐增长，首先是由于特定思想的传播，这些思想缓慢地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之中。之后是由于个人逐渐联合起来，他们致力于将理论上的观念变为现实。正是通过结社，群体获得了与自身利益有关的思想，这些利益即使不是特别合理，也得到了非常明确的界定。群体因此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。大众所建立的一个接一个联合让政府屈服。同样，大众建立了工会，在经济法之外规定了劳动和工资的条件。大众回到统治政府的议会，这里的代表完全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，几乎无异于他们选举委员会的发言人。

现如今，大众的主张正在变得越来越轮廓清晰，并完全变成一种决心，即彻底毁灭现存的社会。他们认为社会应该回归原始的共产主义，认为这是文明出现之前所有人类群体的正常状态。限制劳动时长，矿产、铁路、工厂、土地的国有化，所有产品的平均分配，为了大众阶级的利益消灭所有上层阶级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他

们的主张。

群体几乎不习惯推理，但行动迅速。凭借现在的组织形式，他们的力量变得巨大无比。我们所看到的刚刚形成的群体信条，不久就会拥有旧信条的力量；也就是说，将拥有那种不容置疑、专横且至高无上的力量。大众的神圣权力即将取代君主们的神圣权力。

那些受到中产阶级欢迎的作家们，思想狭隘、观点僵化、充满了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时有发生的些许过度的自我主义。他们面对这种不断成长壮大的新力量表现发自内心的惊慌。而且，为了压制人们脑海中的混乱思绪，他们不再对教会表示蔑视，而是向这种道德力量发出绝望的呼救。他们向我们宣传科学的破产，带着后悔之情回到罗马教廷，时时提醒我们那些揭示真理的教义。然而，这些重新改变信仰的人忘了现在为时已晚。即使他们真的被上帝的恩宠打动，类似的举措也不会对大众有相同的影响了，对于困扰着新的信徒的事物，大众却不怎么关心。那些昨天被训诫者否定的神明，今天的大众同样会帮忙摧毁。没有

哪种力量，不论是来自神明还是人类，可以强迫溪流返回其源头。

一股新兴的力量正在混乱状态中迅速成长。科学没有破产，而且科学既没有参与如今理智的混乱状态，也没有参与这种新力量的产生。科学赋予我们真理，或者至少保证我们通过智力掌握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：它从未向我们保证和平或幸福。它高高在上，对我们的感情漠不关心，对我们的恸哭充耳不闻。我们要努力与科学一同生活，因为它打破了我们的幻觉，并使之一去不回。

群体力量的迅速增长在所有国家都能见到，我们自以为过不了多久这种力量就会停止增长，但这是不现实的。无论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命运，将来我们只能向它屈服。任何与它作对的论证只是徒劳无用的口舌之争。当然，大众力量的出现可能是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终阶段之一，即完全回归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。每个新社会的诞生看起来总是注定发生在这种混乱状态之后。但是这种结果可能被阻止吗？

目前为止，对衰败文明进行彻底毁灭已经成为大众最明确的任务。这样的事情不是今天才有，历史告诉我们，自从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力量消失的那一刻开始，无意识的、残忍的群体就在着手将其推向解体之路，将这些群体称之为野蛮人并不为过。所有文明至今仍然仅仅被一小部分贵族建立并指导，而非群体；群体只在破坏方面具有力量。他们的统治总是等同于人类的野蛮阶段。一个文明蕴含确定的规矩、行为准则、从本能状态向理智状态的过渡、对未来的深谋远虑以及高级阶段的文化。而群体，依靠他们自己，已经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他们不具备任何实现这些的条件。由于其力量具有纯粹破坏性的本质，群体表现得好像微生物，它们加速那些衰弱或死去生物的分解。当一个文明的结构变得脆弱，给它带来坍塌的总是大众。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群体的主要任务才清晰可见，而且关于人多势众的见解看起来暂时会成为当时唯一的历史观。

我们的文明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吗？我们有理由担心事实就是如此，但是至今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确定。

无论情况可能如何，我们必然顺从于大众的统治，因为群体缺乏远见，已经接连推翻了所有可能遏制他们的障碍。

对于这样的群体我们知之甚少，但他们正在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。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者由于在生活中和这种群体没有交集，所以总是忽视他们。最近当他们将其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时，关心的也只是犯罪群体的各种罪行。毫无疑问，犯罪群体是存在的，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遇到善良英勇的群体和许多其他类型的群体。群体的犯罪只构成了他们心理的一个特定方面。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的犯罪去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，就好像不能单单通过对某个人恶习去了解他的精神构成一样。

然而，就事实而言，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、所有宗教或帝国的创建者、各种信仰的信徒、有名的政客，以及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比如一小群人的小头目，都往往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，他们对于群体的性格拥有天生而且十分可靠的认识。正是他们对于这种性格的准确了解，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建立自己的统治。拿破仑对他

所统治的国家中的大众心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，然而他有时却会完全误解其他民族的群体心理。而且正是由于对外族心理的这种误解，他在征讨西班牙，特别是俄国时，其权力遭受到重创，这也注定了其政权在短时间里走向毁灭。如今，对于群体心理的认识是政治家们的最后一项资本，他们并不希望统治群体（这正在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），而希望无论如何不要被群体过分地统治。

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群体心理进行了解，我们才能明白法律、制度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多么微弱；才能知道如果不被强加于自己头上的意见所控制，他们是多么软弱无力；才能知道要想领导他们，不能依靠建立在纯粹公平之上的规则，而是要借助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，去诱惑他们。比如，一位希望颁布新税的立法者应不应该选择那种理论上最公正的税种？决不。在实践中对大众最不公平的或许才是最好的。如果一项税种十分不引人注意，同时看起来又负担极轻，那么它将是最容易被忍受的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一项间接税，不论它多么过分，总是能被群体接

受，因为它每天只从消费的商品上征收一丁点儿税金，不会影响群体的日常生活，并且在不被察觉中进行。如果将它替换为与工资或其他任何收入成比例的税种，一次性支付大量税金，即使这项新税理论上比其他征税的负担少十倍，它仍然会引起一致的反抗。产生这种情况的事实是，相对高额的税款将看上去十分巨大，并因此刺激想象，这种税款远不如那些不易察觉的零星税款。只有一點一點地征收，这种新的税种才会看上去容易承受。这种经济手段蕴含许多深谋远虑，而大众则并不具备这种能力。

上述的例子是最容易被理解的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与事实的相符程度。像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但是我们当代的立法者，因为不懂得群体的特征，所以不能理解。经验至今仍然没有让他们充分认识到，人们从来不会根据完全理性的教导决定行为。

群体心理还有其他许多实际应用。这门科学中的知识可以生动地解释大量历史和经济现象，不懂这些知识

就完全无法理解这些现象。我将向大家说明，最卓越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泰纳先生，有时之所以不十分全面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，是因为他从未想过要去研究群体的特质。在对这一复杂时期的研究中，他将博物学家采用的记叙法作为自己的指导，但是道德力量几乎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不存在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力量真正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。

因此，仅仅从实践的角度来看，群体心理的研究是值得尝试的。即使对它的关注只来自单纯的好奇，这种关注也是值得的。破解人们行为的动机，和确定矿物或植物的特征一样有趣。我们对群体特质的研究结果只是一个简单的综合、一个简单的调查总结。除了一些建议性观点外，不必对这份报告要求更多。其他人会更彻底地分析问题的根源。如今我们所触及的，不过是一片几乎从未被开垦的土地表面而已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导读：群体的时代 / VII

第一篇 群体的心理 / 1

第一章 群体的普遍特征 / 2

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观和道德观 / 16

1. 群体的冲动性、易变性和急躁性 / 16
2. 群体的轻信和容易被暗示 / 20
3. 群体情感的夸张与单纯 / 31
4. 群体的偏执、专横和保守 / 35
5. 群体的道德观 / 38

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、推理与想象力 / 43

1. 群体只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 / 43
2. 群体的推理能力 / 50
3. 形象最能刺激群体的想象力 / 52

第四章 群体永远需要宗教与偶像 / 58

第二篇 群体的观点和信念 / 67

第一章 群体观点和信念的间接因素 / 68

1. 种族因素决定群体心理特征 / 70
2. 传统因素构成群体心理共同特征 / 71
3. 时间是唯一的造物主 / 75
4. 政治和典章制度反映群体心理需求 / 77
5. 教育制造无产阶级大军 / 81

第二章 群体观点的直接因素 / 94

1. 形象、词语和纲领口号 / 95
2. 幻觉 / 103
3. 经验 / 105
4. 理性 / 107

第三章 群体的领导者 and 他们的说服方式 / 111

1. 群体的领导者 / 111
2. 领导者的行动方式：断言、重复、传染 / 119
3. 声望 / 126